

(台灣) 卧龍生

混沌江湖



十

第二道厅中也是两个老太太，不，从后面又走出一个足有八十岁的老太太。

这老太太手中拄着杖，走起路来颤巍巍的，她来到二道大厅上，道：“怎……怎……了？闹吵吵！”

方致远已愤怒地推开三个老太太，五个人只在厅上找一遍，立刻又往第三道院冲去了。

宫冲已怒声道：“掌门师兄，我觉得邪门。”

林怀远也道：“这什么玩艺，哪里找来这么多的没牙老太太。”走在后面的郭通道：“我们怎么好对这些老太太下手杀，我们不是嗜杀的人呀！”

五个人一路直到第四道大院内，除了几个更蠢的老太太，便什么也看不见找不到。

这儿的老太太均已七八十岁年纪，那副老态龙钟模样，真令人难以相信她们在年轻时候迷过不少大男人。

美女也怕老，这些老太婆一定当年是美女，只不过她们

的身世无人知。

如果有人知道，那人便是黄亦红。

黄亦红的年纪有多大，只怕和这些老太婆们的年纪差不多老。

黄亦红苦练素女吸阳经，她已似返老还童，她不但武功精进，而且也面如桃花。

此刻——

方致远与他的四个师弟已冲入最后的一座大厅上了，方致远根本不同两个蠢女人多说一句废话，因为他心中早已明白，这些老太婆与黄亦红之间一定有着什么协定。

方致远永远也问不出什么的，他只有用心四处找。

他当然是想找机关，因为方致远如果找到机关，他便可以把莲花派的总舵拆掉。

最令方致远下决心要拆莲花派根基的，乃是莲花圣母黄亦红已受了伤，石磊说，黄亦红吐了一斗鲜血。

方致远如果此刻能找出黄亦红，他相信是可以杀了那妖妇。

为江湖除害的事，方致远是不落人后的，便何况他心中愤怒着黄亦红害得他的儿子方武扬几乎死掉。

大厅找到后廊，外面就是高山，方致远找得不耐烦，立刻大声狂叫，道：“黄亦红，我知道你在某个地方躲着，方致远今天前来讨公道，你不要躲躲藏藏，大家面对面的公平较

量！”

包大德也粗声骂道：“你这个老妖婆，出来！”

声音如打雷，震得回鸣不已，但却不见任何反应。

方致远想着这里的机关，他立刻想起文彩提到中了机关的地方，便小心翼翼地走到大厅墙角附近。

但内力暗使，一步步地踩在地上，如果他前脚踏空，他的另一脚便立刻后退。

他试着地面是实心的，不像有机关，于是宫冲与包大德也走过来了。

附近正自寻找的郭通与林怀远二人，就在两个蠢婆的四目毒视下，掀翻一张桌子找，不料，两个老太婆真狠，四支短拐已迎头打去。

两个人不防会有此一着，急忙一齐闪退到方致远三人身边，只不过二人刚落地，方致远的长剑尚未扬起来，便闻得“噗哧”一声大震。

立刻，五个人就好像下饺子似的噗哩噗哧地全部掉进地洞里了。

方致远就奇怪，自己为何就无法躲过这一翻，他与四个师弟正自在地牢中四下摸索着，忽然上面传来一声冷笑，道：“不知死活的蠢东西，也敢来莲花派撒野，今天你们全都死吧。”

方致远闻得这声音好像是个姑娘说的，便在黑漆漆中高声道：“华山掌门方致远在此，请黄亦红现身答话。”

不料他的话声反而落得一阵奚落。

上面传来冷笑，道：“哟，是个掌门的人呀，可好，我们这儿是不论你的身份地位的，只要掉到坑里，天王老子也变成小乌龟，你们等着挨毒吧！”

方致远怒吼一声，道：“可恶，你是什么人，说话如此无礼，江湖道义何在？”

上面的女子也叱道：“少来，咱们这里没什么道义，是你们不识好歹地闯进门来，怪不了别人，哼！”

方致远有理无处说，有力使不出，便是想找人拼命，这时候也无可奈何了。

就在几人无计可施的时候，忽又闻得上面传来女子声音，道：“准备好了吗？”

另一声音道：“回梅护法的话，东西俱都齐备了。”

立刻听得女子冷厉的声音，道：“动手吧！”

黑漆漆的地牢里，方致远已暗中叫四个师弟小心戒备，准备敌人有任何手段，五个人便立刻齐力应付。

上面仍然关得严密，也不知什么味道，便闻得方致远大吃一惊地道：“我们上当了！”

宫冲已厉声大骂：“他娘的，有毒呀！”

方致远无力地叱道：“黄……亦……红……你这个贼婆娘呀……我们……就是死也要找你……”

于是，一连几声“咚”传来，方致远五人再也开不了口。

上面已是冷冷连声笑。

上面并不是急于打开这地牢，从声音的传来，便知道上面的人已离开了。

方致远几人并未死掉。

当方致远五人醒过来的时候，他们五人均已半瘫痪在一道石洞中。

石洞中有灯光，不太亮，但足以看见附近的一切。

附近地上放了十几支镐锄铲子，有几处似乎被人挖开几丈那么深的洞室，七八丈远一道铁栅门，再往外，又是一道铁栅门。

方致远当先往铁栅门处移动着，他有些头昏脑胀的，因为吸入的迷魂药味已深入脑部，一时间怕是不会全清醒过来，宫冲几人也一样的迷糊。

方致远双手抓铁栅，他拼足力气，大声喊道：“喂，来人哪！”

果然有个人大步走进来了。

是个粗又壮的中年女人，她的手上拎着一根乌皮鞭子，只一接近栅门，便立刻一阵抽打，道：“他娘的老甲鱼，你在狂叫什么呀！”

方致远闪着皮鞭，怒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，怎不见黄亦红那贱女人到来？”

壮女人愤怒地隔着铁栅一阵打，怪声叱道：“你这个老狗，你如此大胆地呼叫我们圣母的名字呀？”

方致远道：“叫她出来！”

壮女人怪叫道：“你这一辈子也见不到她了！”

方致远道：“她想怎样？”

壮女人指指洞内，哈哈冷笑道：“本来是要杀掉你们五人的，只因为开山洞需要男人干粗工，这才把你们五个人的性命留下来了，喽……天下的粗活只要男人去干，女人是不干粗工的。”

方致远怒叱道：“混帐东西！”

壮女人指着自己鼻子，自我介绍，道：“祖乃来死了，这儿就由我一人负责了，我叫胡蝶儿，你们也可以叫我胡大姑娘。”

方致远气得吹胡子瞪眼睛，就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铁栅门太粗了，五个人用力也挪不动。

胡蝶儿已嘿嘿笑道：“前天把你们五人抬进来，你们大概饿了吧？”

方致远五人当然早饿了，五个大汉两天未吃东西，一旦醒来当然感到饥肠辘辘好难受。

宫冲粗声吼道：“快拿吃的过来！”

不料胡蝶儿哈哈笑道：“等着吧，明天过午再送来。”

方致远猛吼一声，道：“我们现在就需要！”

胡蝶儿不回答，抖手一鞭打过去，不过她并未打中方致远，但鞭声还是蛮吓人的。

方致远与四个师弟真凄惨，不只是受尽胡蝶儿的凌辱与恶骂，更饿得四肢无力头发晕。

方致远大有“虎落平阳被犬欺”之慨！

方致远五人当然不想死，他们原是找黄亦红讨回公道的，更何况方武扬尚在白杨镇上大湖客栈中疗养。

只不过方致远五人被囚在山洞中三天没吃饭，五个人早已在喘大气了。

有一线阳光在洞口闪耀着，那胡蝶儿已笑呵呵地走近铁栅门，她用鞭子把手敲打着铁栅门吼道：“来来来，来排排坐吃果果！”

真逗人，方致远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，他喘着大气，道：“你……可恶……生生要把我们饿死呀！”

胡蝶儿一声怪笑，道：“你抬头看看我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呀，嘿！”

方致远眼花缭乱中看过去，好像是大饼。

他立刻对身边几乎饿昏了的四个师弟，道：“大饼！”

五个人一齐扶到铁栅边，伸出手就讨。

方致远还大声地道：“拿来！拿来！”

胡蝶儿一声笑，五张大饼举得高，双目射出毒芒，口中发出啧啧声，道：“饿了，是吗？”

方致远叱道：“三天未吃喝，当然饿了。”

胡蝶儿又笑，道：“快饿坏了，是吗？”

方致远怒道：“早就饿坏了，你是瞎子呀！”

胡蝶儿不怒反笑，道：“想吃东西，是吗？”

方致远沉声大吼，道：“废话！”

胡蝶儿抖抖手上大饼，看了看又闻了闻，笑道：“这大饼

真香，想着留给自己吃——只不过——”

方致远真想杀人，如果不是一道儿臂粗的铁栅门阻隔，他早就出手了。

官冲粗暴地抓住铁栅用力撼，道：“臭女人，你为什么吊我们胃口？你是人还是鬼？”

胡蝶儿面色一寒，站得直挺挺地道：“老娘先把话说清楚，只因为洞中有工程，有个石小子救走了我的工人，如今工作停顿下来没人干，你们本来是活不成的，是我要求两位护法把你们五个送到这儿，为的是叫你们替我挖石洞。”

她顺着铁栅看了里面五个人，发觉五个人眼瞪得似牛眼，要吃人的样子，便又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今天你们吃了老娘的大饼，吃完立刻去挖洞，只要你们动工，我的大饼就会按时送，否则，嘿——你们就这一顿大饼吃吧！”

她真会作贱人，五个大饼猛一抛——抛进栅门地上了，她还发出得意的哈哈笑。

胡蝶儿转身走了。

五张大饼在地上，方致远未低头去拾，郭通弯腰拾起来，郭通气得发抖。

他把大饼全部递向方致远，道：“掌门师兄！”

方致远道：“分给大家吃了吧！”

大饼共五张，每人一张大饼在手上，竟然没有人急于往嘴巴里啃。

方致远接过大饼，道：“我们慢慢地吃，一点一点地吃下肚，把吃的时间拉长，挖洞……哼……”

包大德道：“掌门说得对，我们一分挖洞，两分应付，七分养精神。”

方致远道：“我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五个人撕着大饼细嚼又慢咽，一张大饼吃了一个半时辰，那胡蝶儿只一来，便有了个了望的打出暗号，五个人便叮叮当当挖起来了。

胡蝶儿每次前来查看，便嘻嘻哈哈地回头走，然后才又送来五张大饼，她以为自己的手段高明，但她却绝对想不到，石磊中五个人只是在应付！

石磊暗中追出白杨镇，远远地发现那顶小轿往西行，小轿走得快，看上去像飞一样，刹时间就是五十里远了。

石磊很会掩藏自己。他与小轿保持着一定距离，一路跟踪下去，一走就是七八十里远，从方向上看，圣母山在北边，小轿是往西，石磊心中在犹豫，万一追的小轿没问题，只是一般百姓家，自己岂不是跑了一趟冤枉路？

他也很想追上去直接问明白，却又觉得不妥当，因为自己不是官府的人，人家也不是干盗匪的，凭什么？

石磊正自琢磨不定，忽见小轿上山岗。

小轿在山岗上绕个弯，匆匆地往山岗下奔去了！

石磊立刻拔腿追，他也上了山岗，忽见山岗下面一片大瓦房。

这是个巨宅，幽静、舒适，恬静中带着富丽，巨宅两边达到山坡，尽是绿油油的巨材，正面有个广场，草垛子堆了七

八个。

那小轿到了庄门口，两个年轻的也下了马，便在这时候，匆匆地走来四个年轻汉，抱着轿中的姑娘就往庄内走进去，另一个姑娘跟后面，小轿立刻又被抬到边房中了！

石磊掩身在竹林中，他发觉被抬的女子好像不醒人事似的，四肢垂在下面荡着！

石磊听那小二说，好像这儿姓于，这庄子大概就是于家庄了。

他看看天色，早上吃的东西，如今早就饿了，他四下里看了一遍，发觉庄门口右面是个马厩，有个汉子在刷马匹，一边刷一边唱，唱的竟是莲花落。

石磊绕过山道上，故意走得咚咚响——他还哼着小曲。

果然，那个洗马的汉子抬头看，他“咦”了一声不动了。

他直不愣地看来人，来人正是石磊。

石磊笑嘻嘻地走到那人面前，道：“嗨，你老兄好！”

洗马的上下看看石磊，道：“你好！”

石磊摇头道：“实话一句，我不好！”

洗马的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石磊道：“大清早吃了一顿饭，走了快一天不见有饭馆，我快饿坏了，你说我好不好？”

那人吃吃笑道：“哎，原来是要饭的叫花子呀！”

石磊看看自己一身穿戴，对那人道：“你看我像是竿上的哥儿们？”

那人又是一笑，道：“可也说不定，这年头变了，叫花子

坐大车的有的是，叫花子吃大菜的也不缺，叫花子娶三妻四妾的不稀奇，叫花子口袋叮当响银子往外溢的我也见过，叫花子……”

石磊忙摇手，道：“别说了，反正我不是叫花子！”

那人又是一声笑，道：“反正你想吃个饱！”

石磊点点头，道：“任谁也有落魄时，你老兄给我弄些吃的来，我心存感激之余，说不定大家就会交个好朋友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那人看看石磊，道：“我不交穷朋友，只不过我这里还有两个馍，你拿去凑和着吃吧！”

石磊果然见马厩内的一张破木桌上放着两个大白馍，桌上还有马蹄铁四五个……

石磊也不客气，取到手里啃起来。

那人边洗马边笑道：“慢慢地啃，别噎着了！”

石磊道：“你的心地是好人！”

那人一笑道：“我也弄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！”

石磊愣了一下，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那人道：“只因为好人坏人隔张纸，如果要分好人坏人，大概只有天知道！”

石磊笑笑，道：“好人坏人不计较，天地良心放中央，老兄，你是个有良心的人。”

那人回过头，道：“就因为我送你两个大馒头？”

石磊道：“行善之心唯好人有之，难道你不是好人？”

那人不再说了，他用力地洗着马背。

石磊道：“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于家庄！”

“庄主是……”

“于世英于老爷子。”

石磊一声惊呼，道：“哦，江湖人称‘夺魂刀’的于老爷子呀！”

“你说对了！”

石磊道：“我好像看到一顶小轿抬进庄子来，是——”

洗马的眼一瞪，道：“去，去，少在这儿嚼舌根，想死呀，你……”

石磊道：“我说错话了？”

“你根本不该问！”

“我收回我的话！”

“你也不该来！”

“我为什么不该来，难道这儿……”

那人上上下下又看了石磊几眼，道：“你今年二十了吧？”

石磊道：“在下今年二十一。”

那人又沉声道：“快走，快走，小心没命！”

石磊大惊，道：“我不懂你的意思，我又没有招谁惹谁，为什么会没命？”

那人道：“你年轻又漂亮，大概是个初出道的人物吧？太危险了，快滚！”

他吼骂起来了。

石磊立刻想到莲花圣母黄亦红。

黄亦红就需要年轻英俊的小伙子，难道……

石磊缓缓地走了，只不过他走了三里又回头，现在——
现在他躲在那片竹林里，他决心夜里潜入于家庄上弄明白，为什么这儿也如此凶险。

远处夕阳不见了，各样的鸟儿投林来。

石磊闭目养神，就等着二更天进山庄。

就在他静下心来打瞌睡时候，忽然远处又见一顶小轿飞也似的奔过来了。

石磊看的一动心，急急忙忙爬在竹竿上看过去，只见小轿停在庄门前，两个年轻佩剑的汉子守两边，从庄上冲出四个壮汉，不由分说押着从轿中走出来的年轻人便往庄门内走去。

“是个年轻小伙子，难道……”

石磊愣住了，这是啥玩意儿？

他实在有些想不通，怎么有男也有女，这于家庄上一定有问题！

其实何止有问题，问题可大了——

石磊当然不知道是什么大问题，他甚至还不知道“夺魂刀”于世英是干啥的！

于家庄他也是第一次来到，石磊越想越觉不对劲，那被抬进庄来的男女一定不是自愿的。

他想到了石坚也想到了自己，先中迷神药，再被押进地

牢中，那软香柔玉似的妖境中，却也隐藏着蚀骨耗元之阴谋，怕是任谁也无法逃过那种魔劫。

于家庄上灯火旺，喝酒猜拳声传出来，好像是前院在闹哄哄。

石磊沿着墙边走，他似乎听到有声音，道：“庄主来了贵客，二更便不许我们到后面，真奇怪！”

另一汉子声音传过来，石磊一听就知道是那个侍候马匹的汉子。

那汉子压低声音，道：“少开口多喝酒，喝足了黄酒去搂枕头，这几天庄主要咱们顿顿喝黄酒，对待咱们下面的人像兄弟一样亲，另外还加薪，咱们当然听庄主的。”

没有话声了，但碰杯的声音不断传出来。

石磊心中想笑，这些下人们好打发，于世英的手段真高明，这样一来，他在庄后剥人皮也不会传到庄外去。

此刻——石磊顺着左边院墙到了第二道院外，抬头看，那是厢房两大间。

石磊跃身上房顶，只见二大厅上真大排场，正面宫灯四盏是琉璃的，雕花落地门开了一半，遥望过去，只见一桌共坐了八个汉子，四个姑娘在四边侍候着，又斟酒又送菜，忙得挺带劲。

石磊不识这些人，觉得其中有四个好像是押轿的人，另外四个没见过。

这些人只是吃喝不停，没有一个是多口说话的，石磊在暗

处守了一阵，觉得这里不是正主儿，便又往后面溜过去，他在花丛中看了一阵，后大厅上不见人。

石磊悄悄地来到大厅上，他刚站定，便听得一声饮泣传来。

石磊再细听，哭声就在这大厅上，只不过却又不见人，难道这儿有地道？

他正自犹豫，忽又闻得另一边传来一声咕咕怪笑声，那声音不男不女，听得人头皮起疙瘩，全身不自在。

石磊心头一紧，不由得往发声的地方跃过去。

他跃近厅外大窗下，发现大窗是用厚厚的绒布从里面遮着，也难怪外面看来里面是黑暗一片了。

这座大厅一共三大间，两暗一明，前后长廊，石磊就在大窗下仔细地听。

屋子里有一股香味飘过来，此香味令石磊心一惊，因为他曾闻过这种香味，那就是他与黄亦红二人对垒大战时候闻到的。

此刻他又闻到这股子不陌生的香气，倒令他吃一惊，难道这于家庄上也有人苦练那“素女吸阳经”？

他正自奇怪，忽闻得一个男子声音，道：“这几天我助你疗内伤，还能应付，哈……庆幸今日有个娃儿送进庄上了，我这老相好地位只好让那小子填补你失去的功力，哈……”

又闻那不男不女的声音传来，道：“我们当年的绸缪，令我时常想念着你，老于呀，我避到你这儿，本想求你把一双

儿子送给我的，你呀，你就是不答应，好在你于限期之内替我弄来一个，暂时可以修炼了！”

姓于的道：“我知道你练的功夫会要命，阿红，你想想谁会把自己的儿子送给你呀！”

那叫阿红的女人冷冷道：“你也用不着马上替你两个宝贝儿子完婚吧，你真是小器到家了！”

“也叫你免打我两个儿子的主意！”

哈……

哈……

突然笑声嘎然而出，姓于的道：“去吧，地下室中那个汉子是你的了，哈……老夫还有要事呐！”

石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阿红，不正是黄亦红吗？”

石磊在自言自语，却又伸头想看往屋子里，只不过他什么也看不见，因为里面被黑布遮掩着。

他往中间落地门边走，便闻得“嗒”的一声响，传过来姓于的声音，道：“仲庆、仲欣你们出来！”

便在这叫声中，对面暗房中走出两个年轻人，其中一人走至正面太师桌上点着灯。

现在，石磊看到了——那老者真是有精神，红光满面，双目有神，挺胸卓立，宛如天神一般。

老者一副短须，尚自在四处看着。

两个年轻的长得俏，稍稍有点像姑娘，二人不似他们老